

# 在宝丰遇见《红楼梦》

## 远观方可抵荷心

◇ 陈林

每次走近荷塘,看那一池莲花,静静地亭亭水中,每一朵都不倚不靠,优雅素净,遗世独立,不沾一点俗世之气,走近它,浮躁的心就会慢慢变得安静,人好像也跟着纯净起来,心头没有一点尘埃。莲花被佛教尊为圣花,从尘世的污泥里走出来,开出圣洁美丽的花朵,喻指超凡脱俗,正如周敦颐所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清早是赏荷的最佳时段,远远看去,整个荷塘弥漫着袅袅雾气,恍如人间仙境,水面碧波轻漾,荷叶像片片碧玉,层层叠叠,朝远处铺展开去,一朵朵荷花就在这万绿丛中轻轻托起,个个腰杆挺直,生动优雅,水雾映衬下,那淡红、粉白、微黄越发凸显清雅的气质,纯净怡人。站在荷塘边,荷风轻送,仙香扑面,禅意杳杳。

每次观荷,都会陶醉其中,依依不舍,荷花就这样成了我心中的白月光,于是就有了摘一朵回家的渴望,但我荷的人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一点,塘边上早就栽了层层菖蒲,就算偶尔一两朵开出界外,早被眼尖的爱花人士捷足先登,就连那荷叶也被谁摘了去,只好远远地看,心中充满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相思。

去年暑假,在一个农家小院旁边,发现一处荷塘,也许是长在深闺人未识,塘边上有好几朵荷花,唾手可得,偷了一朵含苞欲放的回

来,特意买了一个高高的玻璃瓶,装满了水,将它插入其中,之前养过栀子花、百合花,都是几天就绽放开来,和在枝头上一样娇艳,我以为荷花也一样,过几天就能在家里慢慢品赏它独特的神韵。

几天过去了,它没有如期开放,却一天比一天憔悴,花瓣失去了丝绸般的光泽,像离群的孩子蔫巴巴的,也许是厚厚的玻璃窗阻挡了它和清风的相触,密闭的空间禁锢了它的灵魂,它慢慢失去了荷塘里那一份灵气,没有了脱俗的气质,更没有了那冲破污泥、破茧而出的涅槃禅意,看着它,内心的纯净没有了,反而有揪心的焦灼。又过了两天,用手轻轻一触,花瓣竟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只剩下花蕊孤单地立在中央,失去了衣服似的,瑟瑟裸露着。

我这才后悔起来,想起周敦颐那句“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古人诚不欺我,荷心本自然,岂可靠近把玩?朱自清把荷花的美比作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正因远处传来,才成妙音,远观才凸显它的韵致,就像一个人,有时候还是远观比较适心,太近了,难免耍玩,靠近可能意味着失去,可望而不可即也许是最好的状态。

也许养荷的人早就悟到了这一点,才在荷塘边上种下了层层菖蒲。

## 居要好邻

◇ 王晓燕

常言道:“行要好伴,居要好邻。”我们一楼的杨姨就是一位热心肠的好邻居。

杨姨六十多岁,烫着短发,穿着素雅,见谁都是一副笑模样,说话柔声细语的,小区带孩子的老人都喜欢去她家串门。杨姨摆出一溜小板凳,还给孩子们拿糖果和玩具,小院子热热闹闹的。杨姨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菜,谁家缺根葱,就到她的菜盆里拔几根,不用打招呼。杨姨家有棵橙子树,秋天时挂满黄澄澄的大果子。我经过她家门口时,杨姨捧着几个橙子等在那儿,硬要塞给我。“见者有份嘛”,杨姨笑道。每年我都能尝到杨姨家的新鲜橙子。当然,母亲若是做了粽子之类的,也会叫我送几个给杨姨。

住在楼上的人家,有时候晾在阳台外的衣服被大风吹到一楼。无论有没有掉到杨姨的院子里,她看见了,总会捡起来挂在自家的晾衣竿上。等到下班时间,杨姨在楼下喊:“谁家衣服掉了?”便会有人答:“我家的,谢谢杨姨!”有一回,杨姨气喘吁吁爬到五楼,敲开我家的门,给我送衣服。我掉了衣服竟然好几天不知道,害得杨姨一家家地问。

杨姨的好脾气是大家共知的,可有一回却听到她在跟人吵架。一楼新搬来一户,女主人长得漂亮,打扮时髦。她家养着一只宠物

小狗,却经常不拴绳,见人就扑,小区里的孩子都不敢从她家门前经过。杨姨看不过眼,就说了几句,那美女便不依不饶:“哎哟,您是哪位大领导?这么爱管闲事,我家的狗狗咬您了吗?”美女说完便砰地一声关上门。邻居们私下里指责这女人不讲公德,劝杨姨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事情也巧。第二天,这美女家的窗户里不知怎么冒出一股青烟,很快便浓烟滚滚,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有人喊道:“一楼失火了!”大家一看,正是不拴狗的那一家,硬要塞给我。“见者有份嘛”,杨姨笑道。每年我都能尝到杨姨家的新鲜橙子。当然,母亲若是做了粽子之类的,也会叫我送几个给杨姨。

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同居一处的人,如果人人都能像杨姨这样,那我们的生活必将处处芬芳。

## 保险柜里的秘密

◇ 王中霞

由于全家人都对父亲隐瞒了病情,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甚至他的银行卡在哪儿,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母亲说,估计重要的东西都在保险柜里。打开保险柜的门,我们顿时又伤感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父亲亲手放进去的,现在却由我们来打开。

最上面是两沓厚厚的钞票,显然是用心整理过的,整整齐齐,服服帖帖,每沓都用皮筋捆着。旁边金色丝绸的袋子里,装的是母亲的首饰。再向下是房产证、户口簿、父母的结婚证,还有一个卡包,里面插着四五张银行卡。

保险柜里的东西被一一拿到床上,忽然弟弟沙哑的声音带着哭腔惊呼起来:“你们快看!”

我们赶紧凑过去,最下面是一个红色的长方形盒子,盒面上端有金色的镰刀、斧头的图案,正中间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几个烫金字,最下面一行小字“中共中央”。轻轻打开盒子,一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在国旗红的丝绒背景下,熠熠生辉,闪烁着生命的光泽。

“这是爸爸最大的荣耀,50年党龄,他很自豪。”弟弟忍着要流出

来的泪水。

我们姐弟很小就外出求学,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短,他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暑假发生洪涝灾害,河水水位高涨,村里紧急通知所有党员集合,往蛇皮袋里灌沙土,保护堤坝。那天晚上父亲牙龈流血不止,到后从嘴里吐出的都是血块。母亲不放心,让他无论如何向书记请个假。父亲非常固执:“都什么时候了,还拈轻怕重!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和上战场是一个道理!”父亲打了止血针,咬着棉球,倔强地冲到了第一线。我们一直在家里担心着他,直到天快亮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嘴角还有明显的褐色血痕。

我们从母亲口中对父亲了解更多:做义务人口普查员,父亲户户上门,认真仔细;防止村民焚烧秸秆,父亲带着席子,睡在蚊虫飞舞的田边;村里有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庭,父亲帮助他们收集材料,申请低保或是低收入户……

弟弟表示,他要把这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好好保存,等自己老了,再传给孩子。

◇ 曲令敏

2023年6月10日,“在宝丰遇见《红楼梦》——《红楼梦》说唱文化实践保护计划”正式启动。策划这场活动的,是河南省红楼梦研究会会长闵虹,她多年来执着于《红楼梦》研究,在大观园这片华林里独辟蹊径,采撷了满筐满篮的真知灼见。

### 双向奔赴 相携共赢

《红楼梦》在宝丰这个地方,早就走进了民间。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诗人徐玉诺参与编写的京剧《红楼梦》曾是宝丰县曲剧团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宝丰民间艺人以《红楼梦》为题材,创作演唱的《黛玉葬花》《晴雯撕扇》等曲目近百个,有土生土长的墨派大调曲子、平调三弦书及河南坠子等,能现场演唱的达30多人。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世界经典,是因为它不但是让人读的,它还是让人听、让人看的,就像名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高清的,是可以拆开细细鉴赏的,不管随意打开哪一页,都能吸引你津津有味地看下去,浑然一体的生命气场,是能与人心同频共振的。也可以说,《红楼梦》从问世起,就不是富贵闲人的闲书,它早已借助民间声乐,飞入寻常百姓家。

正如闵虹所言:“启动《红楼梦》说唱文化这一实践保护计划,必将促进《红楼梦》传统说唱曲目的保护传承弘扬,激发保护区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相携共赢的创举。

### 麦田里的《红楼梦》

“这次和樊玉生老师策划筹备的

活动很成功,我很欣慰!能在宝丰遇到知音樊老师很幸运,我很敬重钦佩他,他是个很执着且有才华的人,宝丰非遗事我参与的都先与他商议、请教于他。我建议进行宝丰与《红楼梦》说唱曲目整理工作他很赞同,同时,我当时是希望排练几个节目,到开幕式活动时热场就行,没想到他最终整出这么一台节目,令人惊艳震撼!”

这是闵虹在活动结束后说的,开场那台不到两个小时的节目,在场的专家、学者和观众沉浸其中;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张庆善指着演唱平调三弦书《宝玉探病》的老艺人李春迎赞赏不已,说他三弦弹得好,唱得好,新演员唱错了,他弦音一拐,接得天衣无缝。听说他能演唱一百多个段子、三四部长篇大书,张庆善说:“这是标准的国家级传承人,怎么连省级都不是,太可惜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鲁枢元教授听了豫剧《黛玉葬花》,对樊艳茹华华丽的唱腔击节赞赏,打听是哪个剧团的,得知她只是一个热爱豫剧的票友,鲁先生惊叹宝丰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

开场的电视剧《红楼梦》插曲联奏,是几个器乐爱好者用20天时间排练出来的,一支笛子、三把二胡、一个三弦、一支琵琶、一把古筝、一台电子琴,特别是70多岁的温保成,用电子琴模拟编钟、编磬、石磬等乐音,就这么几个退休老人,硬是凭不俗的技艺,把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名曲弹奏得声情并茂,高古苍凉,催人泪下。

河南坠子宗师赵净的亲传弟子张平一曲《晴雯撕扇》,以丰富的音色、亮丽的音韵、活灵活现的小儿女情态,再

现了大观园中的日常生活:小晴雯秉性刚强,贾宝玉温厚担当,花袭人满肚子心机等无可描述的生活细节,就像是清溪流过彩石滩,被演唱者的天籁之音喻住,活蹦乱跳,亮人眼眉……

一台说唱专场,总共七个节目: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墨派大调曲子《潇湘夜雨》、大调曲子《宝玉哭黛玉》、豫剧《宝玉劝黛玉》,如同折子戏,各有特色,可圈可点,成就了一台大戏《红楼梦》。

活动落幕,演唱没有结束。演出团队不顾天热,进入村镇,走上广场,露天表演,让麦田里的《红楼梦》走进麦田。农民观众说:真美真美,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曲儿!市民观众说:这是几十年来听过的最高雅的音乐,听得心里一动一动的……

有大情怀的人遇见了知音,不期然开出了绚丽的艺术之花。

### 经典遇见非遗,是契机也是商机

演出结束后,一行人又去看曾经出现在《红楼梦》里的三件汝瓷:王夫人东耳房里插着鲜花的汝窑美人觚;王熙凤外屋桌子上放着一卷银子的汝窑磁碟;探春屋里陈设的插满水晶球儿白菊的汝窑花囊。

南宋宋徽真留下了宋人插花的唯美词句:“独依栏杆黄昏后,月笼疏影横斜照。更莫待,笛声吹老。便须折取归来,胆瓶插了。”另据专家考证,汝瓷在宋代,不但是富贵人家的标配,许多日用器具也曾走进平民百姓家。战乱断代后,今尚存于世的,只有区区67件。所幸宝丰、汝州涌现了一批汝

瓷传承人,烧制出了不逊于古人的汝官瓷珍品。

温饱之后,小康之后,现代人也开始享有这种雨过天青、风烟俱净的生活格调。

言归正传,《红楼梦》中的泼皮暴发户王凤姐,用清冷冷的汝瓷盘子放银子,而王夫人的美人觚和贾探春的花囊是用来插花的。曹雪芹特意写了这三件汝瓷,是为了彰显贾家的大富大贵,也是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正是这闲闲数笔,让《红楼梦》与宝丰结下了瓷缘。

抄一段旧闻:2021年4月,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北京曹雪芹学会、河南省红楼梦研究会启动寻找“《红楼梦》中最美汝瓷大赛”作品征集;同年7月15日,主办方组织国内红学、陶瓷、器物器界界的顶级专家,评选出特等奖1名、金奖2名、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优秀奖44名;11月23日,为期一个月的“《红楼梦》最美汝瓷展”在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落下帷幕。

当经典遇见非遗,是契机也是商机。打量世间,再清冷高雅的事物,不都是在这样的烟火红尘中经由怀有激情的热人孜孜矻矻创造出来的吗?

一部《红楼梦》,天上地下,万里千年,其间各色人物来来往往,文学、哲学、美学、宗教之外,医药饮食、器物器物,衣帽装扮,其间所藏,取之不尽。若是让有心人研发了去,怕不会成就一部惊艳世界的良品大典!

单说宝丰,如今又有源于“红楼”的王牌产业——“王熙凤醋坛子”“林黛玉醋坛子”……



夏日荷花美

新华社发

## 花事留痕

◇ 郭旭峰

在乡下苦苦成长的日子像一团团棉花挂在记忆的云端。这些洁白的花走走停停飘过万物头顶,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去往何方,这让我痴迷和追寻。地上的花好像会一夜之间突然炸开,散播震慑人心的芳香与诱惑,不能抚摸,不能相牵,把我浸染成一个敏感且多虑的人。尽管它们的开放给我带来了惊醒和力量,但更多的时间我会不知所措甚至自惭形秽,深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汪洋里不能自愈。

对“花”最初的概念和记忆来源于我母亲。她的名字叫花仙,也许是我的外婆、外公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花仙子一样热情、绚烂吧。那年她带着我这个小小的果儿在一所乡下的小学教书,我时常满街流浪、撒欢,是村庄里不知疲倦的鸟雀(现在的孩子们是花朵)。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居然有初中,两个年级共有二十几个学生,男女生对半的样子。我记得母亲把十多个女生召集起来,在下午放学后编排花环舞,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腾挪、旋转,步履轻快地变换着让人眼花缭乱的队形,吸引了刚从田地里下工回来的乡亲,一张张羞涩、喜悦的容颜舒展开来,也是一朵朵朴素绽放的花儿。这些由彩纸和荆条做成的花环成为沉闷日子里的精神图腾,让了无生

机的村庄有了喜色和躁动。

花是灵魂和大自然融通的媒介和通道,谁也剥夺不了它们波澜壮阔的色彩和喧嘩。在宁静的日子它们败落并最终结果,悄无声息地孕育期许和未来。这是个甜美的事业,足以让一个顽童铤而走险。在一个阳光毒辣的午后,我幽灵般闪现在一个低矮的院落前,被墙上一盆秀气的小刀红吸引,它红红压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瞬间点燃一个孩子浓浓的爱意。周边一个人人都没有,风鼓动我制订计划并迅疾采取行动。我像猫一样匍匐前行,小心专注,摸索着刨开小刀红的根部,轻轻拨起,揣进怀里,撒丫子朝学校逃窜,仿佛后面有条龇牙咧嘴的狗狂追不舍。小刀红被我偷偷栽进母亲幽暗的桌子底下,没人察觉,也没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为之叹息,最终黯然关闭鲜艳的命运通道。这让我伤心难过,内疚自责。我不明白为什么换个地方它就不再活下去,我想在阴暗里保护它却让它不得安好,善感的细丝也许从此在我心田扎根宿留。

田间地头有名的无名的野花普通常见,冰洁烂漫的蓝雪花,幽香玲珑的玉玲,细碎狂野的野菊花,节节高的挺拔的芝麻花,祛痰止咳的山羊草花,有麻醉镇痛功效的臭大麻(毛曼陀罗

花),善解人意的烧汤花,多了多了,这些来自民间卑贱的花点缀着乡间灰蒙蒙单调的生活,抚慰贫瘠的土地,治疗疼痛的筋骨肉身。

还有纸上的花、塑料的花也从我梦里醒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流行的那个时代,和稍微富足一点儿的家庭一样,新年的时候我家也会从镇上买一两张有花儿的中国画回来,贴在醒目的地方。上初中那年,春节前夕父亲从县城带回来牡丹、菊花、腊梅、月季四幅挂轴画,挂在中堂之位,左看右看,满屋升香。它们多姿多彩,欢欣昂扬,在漫长寒冷的冬天给我温馨。后来母亲买了塑料花,插在花瓶罐罐里,夸张但不失惊艳,只是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不言不语,灰头土面,我往往忽略了这样的存在。

妻子养花是近几年的事。单位的烦琐事无疑让她空间填满各种零碎,无以清理腾空。那么养花吧,从亲戚朋友那里讨要,从花卉市场甚至路边花摊儿置买,从田野里挖来野花修修剪剪培育,后来发展到从网上花圃店网购。买花盆花架,买小的铲子耙子剪刀单叉,买肥料打虫药,买催花剂,着了迷。院子里从最初的月季、刺玫、菊花渐渐扩充到拥有旱金莲、木槿、栀子花、风车茉莉、百合、茶花、金桂、海棠

等十多种,不甚名贵但蓬勃向上,给庭院带来灵魂和生机。在学校里她是园丁,众多孩子的老师,回到家后她依旧是园丁,花是她的子民,给它们浇水、施肥、驱虫,开诚布公地与它们沟通,付出劳动和汗水。这些驻留的花们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趣味与哲学,犹如我的丫头小郭老师一样,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顿悟——她也是一朵美好的花儿。我的妻子,有一天她拿小铲的手默然停下来,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那个地方左邻右舍的人都管我们五个姐妹叫“五朵金花”啊。

众花作证,她一定想起了过去的年代。

令我震撼的还有母亲花。今年高考结束后,环卫工母亲身穿橘红色工作服迎接自己的孩子凯旋,在众多的迎接队伍里像一株萱草花——中国的母亲花。黝黑的母亲没有捧鲜花,只带了一瓶矿泉水。学校的大门打开,她双眼噙满泪水迎上去和孩子相拥。

花在四季里活着,勤劳地守护大地。它们星星般闪烁,果实丰硕,最后留下种子,通过卓越的沉默和殷实的心等待风的讯息、等待命运的重始。这是一种浩瀚的、无边无际的绵延与往复。